

未来

WEI LAI

第 16 辑

安妮·施米特

全世界有许多人认识安妮·施米特。

全世界将有更多的人认识安妮·施米特。

她——荷兰“青少年文学的女王”，1988年度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

一个献身文学事业40年的作家，得到了崇高的荣誉。

你想一睹她的风采吗？《未来》（16）封二刊登了她的肖像。

你想知道她的文学生涯和成就吗？《未来》（16）第182页刊登了专文。

当她手捧安徒生奖的难忘时刻，她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请读《未来》（16）第184页刊登的安妮·施米特《在安徒生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

《杨阳，
羽坛朝阳》

杨阳，八十年代世界羽坛的新星。

他以出众的战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国际羽球赛场一次次升起了五星红旗，他以不寻常的汗水和智慧，为国际羽球运动的发展写下了动人的篇章；他赢得的金牌面，覆盖了国际羽坛所有最高水准的比赛——汤姆斯杯赛、世界杯赛、世界锦标赛、全英锦标赛、汉城奥运会表演赛……

他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攀登羽球运动的高峰，实践着他的美好的愿望：努力成为世界羽坛的一轮朝阳。

愈来愈多的青少年和一切体育爱好者关注着羽毛球运动，关注着杨阳的发展。

然而，有多少人熟悉杨阳走过的道路呢？有多少人熟悉杨阳的胜利，经历了多少艰辛和曲折呢？

他——紫金山下一个普通的孩子，成为世界冠军，可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不是偶然的。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折射出时代的光彩，展现出八十年代青少年奋发向上，追求不已的精神风貌。

《杨阳，羽坛朝阳》以满腔的激情，真实地记录了这个世界冠军从懵懂到开窍，从受挫到成功的不凡的、坎坷的、给人以深刻启示的风雨路程。……无论你是一个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的少年，还是一个孜孜探索当代青少年成才奥秘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从杨阳的足迹寻得有益的启迪和鼓舞。

〔《未来》（16）第3页，杨阳照片见同辑封二〕



目 录

第十六辑 1989年8月

报告文学	林利锋	杨阳，羽坛朝阳（题图 杨丁）.....	3
动物小说	金曾豪	独 狼（题图 插图 羊工）.....	33
		——狼的故事之一	
	陈翼廷	莫拉山最后四鹿（题图 插图 羊工）.....	68
中篇小说	王凤长	界河上一片彩色云（题图 插图 高科）.....	45
童 话	顾 工	宇宙进行曲.....	178
		——幸运儿和倒霉蛋的故事	
外国作品	【联邦德国】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	飞翔的教室.....	100
	秋 声 译		
	【日】室生犀星 著	幼年时代（题图 插图 洪佩奇）.....	145
	顾盘明 译		
	英国少年文学协会集体创作	菲格尔的鬼魂.....	163
	范家宁 节译		
《未来》作品谈	马 嘶	展现当代少年广阔的心灵空间.....	187
		——读董天柚的两部中篇	
	张锦贻	写新的生活 写新的少年.....	190
国际儿童文学交流	【荷】安妮·施米特	在安徒生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	184
	毕冰宾	荷兰青少年文学的女王.....	182
		——记1988年度国际安徒生文学奖得主安妮·施米特	
	资 料	历届安徒生文学奖获奖作家名录.....	181
	李 潮 张延锦	当代科技社会影响下的外国儿童文学.....	185
简 讯	小译者陈漪伊和同龄人对话欢叙.....		162
美术与摄影	朱成梁.....		封面
	安妮·施米特肖像.....		封二
	杨 阳.....		封二
	蔡皋插图选.....		封三
	冷冰川 小鸟乖乖.....		封底

杨阳，羽坛朝阳



引子

——只只插有十六根鸭子羽毛的白球，象一顶顶美丽的降落伞，于1988年金秋第24届奥运会期间，首次飘落到这个国际体育健儿的盛会上。它以优雅、飘逸的表演，轻轻掀开了羽毛球史上崭新的一页，在全世界亿万双眼睛面前，展示出它圣洁的美，令人遐思纷飞的美。

洁白的羽毛球，宛如口衔橄榄枝的白鸽，飞翔在蔚蓝的晴空、灿烂的阳光以及春光弥漫的芳草地上，给人们带来欢悦和宁静。

轻盈的羽毛球，宛如一个浑身散放着青春气息的白衣少女。人们都说，她与足球、乒乓球是诞生于19世纪末英国的三兄妹。如果把足球比作剽悍粗犷的大哥，把乒乓球比作快人快语的小弟，那么，羽毛球就是两者之间温柔娴静的小姐。她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唤起人类对健美的追求和对友谊的向往。

文明的羽毛球，宛如一座历史悠久的体育宫殿。它落成于1873年英国公爵鲍弗特的伯明顿庄园。一个多世纪以来，碧眼金髻的欧美球星称霸过它，东南亚黄肤色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名将占领过它，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羽球的健儿们才一次又一次地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

他，以其献身羽坛创造卓越功勋的光辉，洒满当今的世界羽坛，他——就是中国的杨阳。

六十年代初，中国羽坛名将汤仙虎去丹麦比赛，那异国机场迎接他的，竟是这样一幅凌辱性的标语：黄种人能打羽毛球吗？汤仙虎——这位印尼归国华侨的心，深深地被刺疼了，刺伤了，血，鲜红鲜红，滚热滚热的。

28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杨阳，带着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出现在

人生的路标。

——题记

林利锋

明星身后是闪光的足迹，更留下

汉城大学体育馆，他那张恬静的脸庞弥漫着一种朝阳般的微笑：尽管一个月前，他在泰国曼谷的世界杯赛上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然而，对他来说，最神往的，莫过于在繁星争辉、神圣庄严的奥运会上升起祖国的旗帜。作为羽毛球进入奥运会的开路先锋，他是多么珍惜这次表演赛的机会呵！

他要用自己的“神拍”在奥运会舞台上宣告，宣告羽毛球是人类走向和平、友谊和进步的使者。

他要用自己的“神拍”在奥运会舞台上倾诉，倾诉他的梦幻、追求和希冀……

一 苦夏的期望

夏日是墨绿的，又是窒闷的。

梧桐树的繁枝密叶，掩映着南京市体育馆，撒下一片如沸的蝉声。那是1973年的苦夏，中国体坛最沉滞、最寂寥的日子。

然而，这种纷扰动荡又令人窒息的岁月，压抑不住孩子们喜爱运动的天性。瞧吧，毒辣的骄阳下，滚烫滚烫的水泥地篮球场上，一群孩子在尽兴地抢球。篮球，在孩子们的头顶上飞旋。一个晒得黑不溜秋的“小黑皮”在人堆里左蹦右跳，累得满脸满身汗水淋漓，却抢不到篮球。这个既清瘦矮小又机灵的“小黑皮”，就是不满十岁的小杨阳。

在小杨阳的身上，回转着两双目光，那是父亲杨守一和母亲罗倩云的目光，盛满爱抚和期盼的目光。

杨守一和罗倩云是一对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排坛伉俪。五十年代，他俩当过体育兵，以后转业到江苏排球队。当袁伟民和邹志华两个年轻人刚刚跨进江苏排球队时，杨守一和罗倩云便结束了牧歌式的排球生涯，把对排球事业的挚爱与期望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了。可惜，大女儿杨帆、小女儿杨茜学排球都没有作为。1963年12月，小儿子降临到这个体育家庭，最初取名杨辛。母亲希望小儿子在将来的事业上能象朝阳那样光芒四射，于是，给杨辛更名为杨阳。

可是，这会儿，母亲罗倩云眼底里那抹希望的光泽黯淡了，对杨守一说：“瞧咱们的小杨阳，个头那么矮小，排球上恐怕没什么指望。”

杨守一黝黑的脸膛上充满中年男子汉的凝重。他对小杨阳的期望，比妻子更深沉，更执著。小杨阳进过乒乓班、小篮球班，都不是教练眼中的好苗子；难道，浑身布满体育细胞的小儿子，在体育上

就没有发展前途？……他双眉紧锁，沉吟半晌，对罗倩云说：

“也许是我俩对排球的感情太深，一心指望孩子继承排球事业，可有心栽花花不开。何苦呢，体育天地宽广得很，为什么非叫孩子一头尽往排球墙上傻撞不可？”

“那么，你看搞什么项目？”

“羽毛球怎么样？”

“羽毛球？”罗倩云微微一怔，“你怎么想起这个冷门项目？”

“打羽毛球，不受身材限制。小杨阳虽说个头矮小点，但动作蛮灵敏，又是左撇子，很适宜打羽毛球。你记得吗？六十年代，中国的侯加昌、汤仙虎、陈玉娘曾经横扫世界羽球王国。眼下，中国羽坛虽然冷清点，但是，将来会兴旺起来的。”

“那就把小杨阳送羽毛球班试试。”罗倩云脸色豁然开朗，“我跟羽毛球班的黄彬很熟。”

不料，小杨阳高低不肯去羽毛球馆。他仍然喜欢挤在篮板底下抢篮球，或者溜进乒乓馆里杀几板。罗倩云好气■，硬是牵住小杨阳的手，连拖带拽地把他带到羽毛球馆。

“你 来 啦 ， 把 孩 子 交 给 我 吧 。”

迎面走来一位笑盈盈、矮墩墩的中年女教练，一口带福建味的普通话。她就是泰国归侨黄彬。这位曾经荣获过第一届全运会双打冠军的羽坛名将，在动乱的年代竟被沉到南京变压器厂当会计，最近才调入市体委担任少年羽毛球班教练。她与罗倩云是挚友。

小杨阳一脸情绪，木立不动。罗倩云轻推了他一把，“去吧，好好跟黄指导练球。”

小杨阳抬起眼，接触到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庞，一双热情的眸子。他腼腆地低下头。

洁白的羽毛球飞舞在网子上空。一个少女与一个小男孩正在挥拍练球。小男孩这会儿似乎漫不经

心，时不时向小杨阳扮出调皮的鬼脸。

那少女气得直冲黄彬喊：“妈，你瞧弟弟，不好好练！”

黄彬笑咪咪地把姐弟俩喊到面前，向小杨阳介绍，“这是我的两个孩子。姐姐叫唐红梅，弟弟叫唐红宣。以后，你就和红梅、红宣一块学习羽毛球。”

小红宣快活地与小杨阳挤了挤眼睛，他打心眼里欢迎这位小伙伴的到来。小杨阳也觉得与小红宣在一块，挺够味，不会寂寞。

第二天，东方刚刚露出一线朝曦，鸟雀还没飞出树巢，小杨阳就拿着拍子，来到羽毛球馆，踏上了羽球生涯的第一级台阶。

良种播在羽坛的土壤上，露出了嫩绿的芽尖。黄彬敏锐地洞察到这片芽尖尖的鲜灵气，欣悦地告诉罗倩云：

“你的小杨阳，是块璞玉，将来送到名匠那里雕琢一下，准有希望放光。”

“真的？”罗倩云兴奋得满脸生辉。

“我准备把他推荐给八一队。”黄彬说。

“八一队？”罗倩云一把攥住黄彬的手，“小杨阳能进部队，太理想了。”

喜悦的浪潮，撞击着母亲那颗充满希望的心。她和丈夫对部队自然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眼下还处于靠学点体育和音乐来躲避上山下乡台风的时代，假如儿子能穿上绿军装，踏上他俩曾走过的体育兵的道路，他俩就够满足、够欣慰的了。

这一对排坛伉俪盼着，盼着，盼着黄彬能带来佳音。

但是，他们盼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答复。黄彬爱莫能助地说：“八一队没表态，大概嫌杨阳年龄太小。”

罗倩云惘然地喃喃自语：“是呵，部队怎么会收一个13岁的孩子？”

“不过，”黄彬一转话锋，“东边不亮西边亮。我把杨阳推荐给省羽毛球队，他们同意试试。”

“多亏你这么操心，真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罗倩云的脸上又焕发出明亮的光泽。

二 三进三出

古老的南京城在春雷声中被春雨洗涤得透明、

净亮，街道的梧桐树枝吐出鲜灵灵的绿叶。1977年二月，小杨阳迎来了14岁的早春，迎来了中国体坛复苏的早春。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祖国，迈开了新长征的步伐。杨阳，踏着时代的新节奏，跨入江苏省羽毛球集训队。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

江苏羽毛球队弥漫着蓬勃向上、奋发图强的气氛。在“西赶湖北，东追上海，向福建、广东靠拢”的火红目标鼓舞下，默默无闻的江苏男队经历三年的风雨路程，终于一跃成为全国冠军队。出于战略需要，江苏队从全国各地物色了十二棵苗子进行集训。

在这十二棵苗子中间，最不起眼的，大概就数小杨阳。网高一米五五，可他的个头只有一米四八，简直象棵瘦弱、干瘪的小苗。

这时，中国羽坛升起三颗明星——奕劲、陈天龙和陈昌杰，都是一米八〇以上的挺拔身材。有人从这三颗明星推导出一个优秀苗子的标准——身材高大的标准。身材矮小的杨阳由于不符合这个流行的选苗标准，于是，很快地被打发回来。

一回到南京市体育馆，杨阳就又蹦又跳地找小伙伴唐红宣。

“杨阳——”黄彬喊住了他。

杨阳扭头看，见黄彬身边，站着一位陌生、英俊的年轻人，穿一身军装，衣领上留下戴过红领章的印记。

“这是新来的舒指导，从今后，由他带你。”

杨阳“嗯”了一声，车转身，瞥见唐红宣在向他作鬼脸，一溜烟就与他出去玩耍了。

望着杨阳的背影，舒指导笑了。他叫舒建平，1969年在黄彬手下练球；1971年去济南部队打球。转业回南京后，立即被黄彬要来当教练。

“噫，可惜呵，小杨阳被省集训队刷回来。不就是个头矮小点么，”黄彬惋惜地说，“他父母都是打排球的，这小鬼很有体育天赋，脑子特灵，个头准会长。就是懵懵懂懂的不开窍，你看，被省队退回来，还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现在，看你怎么带了。”

舒建平忙说，“你是我的教练，今后，我一定当好你的助手。”

“不——”黄彬摇摇头，毫不隐讳地倾诉真情，“不瞒你了。如今开放了，我准备出去。泰国、

香港都有我家里人。报告早已送上去了，我要跑跑催催，”

舒建平正式上任，来到羽球馆，左等，右等，不见杨阳的影子。他皱起眉头，四处寻找。

“ ■ ■ ■ ” 宿舍里透露出一阵蟋蟀的鸣声。

舒建平循声推门一看，只见杨阳与唐红宣凑在蟋蟀盆边，盆里，两只蟋蟀正咬得难分难解。

“ 杨阳！ ” 舒建平气冲冲地喝了一声。

杨阳猛地一抬头，傻住了。唐红宣手忙脚乱地藏蟋蟀盆子，但一接触到舒建平严厉的目光，便搭拉下脑袋。他俩乖乖地被舒建平“押”回羽球馆。

训练开始了。杨阳与唐红宣进入小队员队列，随着舒建平的手势指挥，挥拍跳跃着，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时间一长，许多小队员都吃不住劲，速度慢了，步子沉了。唯独杨阳，神态依然那么专注，步伐依然那么轻盈。

舒建平心头的怒气渐渐地被喜悦的情绪所替代：这小家伙确实有潜力，就是闷闷地贪玩，闷闷地调皮；不给他一次重锤敲打，是不会开窍的。

钢，淬火才硬；树，剪枝才正。舒建平在寻找淬火、剪枝的机会。

去杭州参加全国业余体校羽球赛的通知，下达到南京市少年羽毛球队。孩子们象一群欢腾的小鸟，恨不得一起扑楞楞地飞往广阔的蓝天。但是，名额只有六个。

本来，舒建平完全可以点六名队员，但是，他却宣布：“打选拔赛，前六名去杭州！”

参加选拔的，除了省冠军队南京少年队外，还有来自南通和扬州的三名尖子。选拔赛打得相当激烈，结果，杨阳被挤出前六名。

他回到家，眼泪汪汪的，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第一次尝到失败后的冷落感。

罗倩云急忙跑来找舒建平，“杨阳太难受了，这次杭州赛，是不是让他去锻炼锻炼？”

舒建平婉转地说，“不经霜打的柿子不甜。这次挫折，如果能给杨阳心灵一次震动，那是值得的。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图。”

舒建平的敲打果然在杨阳身上产生了效果。从此后，偷偷溜出去斗蟋蟀的事儿，杨阳再也没有了。他渐渐变得沉默了，默默地琢磨技术。在网前，他的细腻动作，学得有模有样，使舒建平暗暗惊喜。

“杨阳是个灵巧型苗子，你们再集训试试。”舒建平跑到省羽毛球队，极力举荐杨阳参加集训队。但没多久，杨阳又被退了回来，原因仍然是：个头不见长高，不是理想的苗子。

半年后，舒建平又把杨阳送到省羽毛球队，磨缠说：“杨阳最近技术上长进很快，你们是不是再吸收他参加集训试一试？”

杨阳作为有争议的苗子，在省羽毛球队悬挂了一阵子，第三次又被退了回来。前两次从省队退回来，他懵里懵懂的，满不在乎；这一次，他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疼了，刺醒了。

回到家里，见到妈妈，满腹的委屈一起化作泉涌的泪水。

“妈——我再也不去省队打羽毛球了，我要读书！”

三 决定命运的星夜

七十年代末，一股“读书热”、“补课热”、“考大学热”、“考文凭热”，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在华东水利学院任教的杨守一和在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的罗倩云，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感受到这股滚烫的时代热。眼巴巴地看着小儿子杨阳被悬在打球与上学的十字路口，他俩一时莫知所从，焦急万分。

这天夜晚，罗倩云带着杨阳，敲开了江苏羽毛球队教练黄益冲的家门，开门见山地急问：

“黄指导，杨阳的事情，怎么说？”

刚从武汉归来的黄益冲，一身疲惫，脸色惊愕，“怎么？杨阳还没去队里报到？”

“没下通知，怎么去报到？”

黄益冲的脸庞泛出愠色。他是中国羽坛教练中的怪才。他并不是来自羽毛球运动员，而是打网球出身。动乱年月里，他下沉到工厂。1971年，他出面组建江苏羽毛球队时，曾经招来一片讥笑，“一个打网球的，能当好羽毛球教练吗？”他闷声不响地把队伍拉到福建队，虚心讨教，加上潜心琢磨，居然带出了江苏第一批全国冠军——阎玉江、孙志安和赵新华，终于在中国羽坛上站稳了脚跟，挺起了腰板。

见黄益冲缄默不语，罗倩云有点沉不住气了，“杨阳是去是留？希望你们赶快拍板。如果你们认

为杨阳有培养前途，那就快下通知；如果你们还吃不准，杨阳就不练了，一心一意上学读书。现在，人民中学已经开学，总不能让孩子两头踏空。”

黄益冲的目光落到垂头低脑的杨阳身上，心想，杨阳留队，不是在自己去武汉之前就内定了吗？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呢？卡在谁身上？眼下，他正在加紧物色五届全运会的苗子，而杨阳，恰恰最称他的心。即使争，也要把杨阳争到手。想到这层，他态度明朗地说：

“通过几次集训观察，我觉得杨阳头脑清晰，思路敏捷，步伐灵活，手感特好。他的打法，不是进攻型，而是灵巧型的。何况，又是个左撇子，我有心培养几个左撇子，几年后准备派大上场。”

罗倩云仍忧心忡忡，“可你们不是嫌他个头矮小吗？”

“个头问题，确是对杨阳争议的焦点。”黄益冲清水见底地说，“依我看，杨阳的个子能长高，他的手和脚都较大。何况，你们父母都是打排球的个子，从遗传学角度看，我不愁他长不到一米七〇以上！”

罗倩云转忧为喜，“你觉得杨阳还有希望？”

“几年后，打江苏主力不成问题。”黄益冲实实在在地说，“至于将来能否打进国家队，眼下我也吃不准，那要看发展。”

从黄益冲家里出来，罗倩云与杨阳的心情舒畅多了。初秋的夜色多美好，满空的银星，向杨阳竞相眨动着闪闪灼灼的眼睛。这个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绚丽的夜晚，将永远留在杨阳的记忆深处。

没几天，通知下来了。咦，不是正式八队通知，还是试训通知。

罗倩云喜忧参半地叮嘱说：“你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弄不好，随时会被退回来。世上的事情不容易呵，假如你真的选择了羽毛球这条路，就应当全力以赶地争斗下去！”

杨阳懂事地点点头。母亲的叮嘱第一次在他幼稚的心灵引起了颤栗：哦，洁白的羽球场不是好玩的游戏场，而是激烈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场。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罗倩云从衣橱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料子裤，“明天去省队，该穿条好裤子了。”

杨阳欣悦地试穿了一下新裤子，裤线笔直，裤

料挺刮。他长那么大，第一次穿上料子裤，一抹母爱的暖流浸润着他的心头：尽管家里的经济不富裕，妈妈还是从菜篮子里省下这点钱，给他做了这么好的新裤子。妈妈希望儿子整整洁洁地走向新生活。

秋风瑟瑟，落叶飘飘。1978年11月，15岁的杨阳，穿上那条新裤子，怀着淡淡的眷恋和惆怅，告别了在南京市体育馆大院里度过的童年时代，踏上了羽坛的道路。

四 左撇子伙伴

金黄的梧桐叶又铺满了南京城，时间随着昼夜不停的秦淮河水，进入八十年代的第二个金秋。这是杨阳来到省羽毛球队的第三个秋天，这是一个充满狂欢节气氛的秋天。

中国女排姑娘历史上第一次敲开了三大球之一的世界冠军的大门。排球，一夜之间猛然拨动了十亿人民的心弦；一股以排球为中心的体育热，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席卷了神州大地。

驻扎在南京体育学院的江苏运动队学习女排的气氛，比全国任何地方都火红，都浓烈；因为，中国女排的教练袁伟民和队长孙晋芳，都是江苏体坛引以自豪的杰出代表。

这些日子里，杨阳的心头象被“排球热”的冲击波冲开了窗户，猛然清醒、豁亮起来：既然排球能牵动十亿人民的心，那么，羽毛球呢？别看羽毛球那么小那么轻，可它里面照样凝聚着亿万人民的期望；驾驭羽毛球，照样需要意志、品格和气质。他领悟出羽毛球的凝聚力，练得更勤奋。初入省队时，9名新队员中，他的技术水平只处于第七位；如今，他已跻身三强。但他并不满足，一心渴望成为一号尖子。

这一天，队里打内部比赛。

网子对面，灵活地跳跃着一个左手握拍的英俊少年。别看他个头高出杨阳一头，年龄却比杨阳小一岁多。一张娃娃脸，眼睛里始终闪耀着鲜灵、调皮的光泽，性格象贪玩的小顽童。他叫赵剑华，来自南通。

赵剑华的父亲赵怡贵——南通轮船公司修理厂的一名普通会计，母亲沈桂英——一名普通工人，对体育都是门外汉，但是，赵剑华却在实验小学的

篮球场上显露出独特的体育天赋，被南通市业余体校羽毛球教练陈金汉选中，练了两年，又倍受江苏省队教练唐学华的青睐，立即拍板为正式队员。

杨阳太想赢赵剑华了。因为，杨千里、赵剑华和他这三名新秀，已经形成“棒子打鸡，鸡叼虫子、虫蛀棒子”的连环套。他能胜杨千里，杨千里能克赵剑华，而赵剑华反过来又能制他。假如他能压住赵剑华，他就是江苏队的第一号新秀。

然而，他越想赢，丢球越多，相反，赵剑华觉得自己年龄最小，输赢无所谓。他忽儿跃起劈杀，忽儿网前玩小球，忽儿轻轻一吊，他打得好顺手，好轻松，好得意■！

两局均以悬殊比分大胜，赵剑华从网子底下钻过来，孩子气的脸颊上，漾出俏皮的笑靥，友好地把手伸给杨阳。

杨阳输得窝囊透了，气得把手中的球拍往地板上一丢，扭身拔腿就走。

“杨阳！”

场边的长凳上，霍地站立起一位年轻精干的教练来。他叫阎玉江。他是黄益冲培养出来的一名出色的单打选手。第四届全运会上，曾经横扫国内羽坛名将韩健、陈昌杰、林诗铨而独领风骚。他本有希望成为世界冠军的，遗憾的是，当他最窜红时，中国羽毛球队还没有参加汤姆斯杯之类世界大赛的机缘。黄益冲出国当专家去了，江苏羽毛球队总教练尤广礼就把男队的教鞭交给了他。在他的心胸里，蕴藏着这么一股豪情：过去当运动员时壮志未酬，如今走上教练岗位，一定要带出世界冠军来！杨阳，就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

杨阳的双脚被阎玉江的吆喝声钉在门口。

“你这是干什么！”阎玉江怒冲冲地跑到杨阳身边，沉下脸，责问，“为什么不握手就走？”

杨阳掉转脑袋，默不吱声。

“你赢得起，就输不起？”阎玉江疾言厉色地，“输了球，能不能主动与对手握手，这是衡量一个运动员有没有修养与气度的试金石。赛场上，成千上万双观众的眼睛都在盯着哩，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展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文明形象。”

重锤般的话语敲击着杨阳的心弦，他的双颊泛起愧色：是呵，自己不光输了球，更输了风度。向战胜自己的伙伴伸出手，需要宽广的胸怀，需要文明的修养。

阎玉江轻轻拍了拍他的双肩，语调平缓下来，“输了球，该反省一下，自己究竟输在哪里？依我看哪，你主要输在力量上。你身体单薄，只能被动防守。你对赵剑华的攻击缺乏反击力，你后场的控制与反控制能力，也还得提高。”

杨阳点点头，仰起脸，一双懂事的眼睛吐露出改正缺点的决心。

第二天，杨阳一见到赵剑华就主动迎上去，不好意思地伸出手，“剑华，昨天的事……”

“哟，”赵剑华笑咧咧地一把握住杨阳的手，抖了一抖，“我的心里，从来不装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何况，咱俩又是左撇子朋友。”

“左撇子？”杨阳笑了，“对，咱俩都是左撇子。”

“你说说，”赵剑华突然发问，“你是怎么变成左撇子的？”

“我——”杨阳懵住了，“反正，我生下来就是左撇子。起先，干什么都用左手；后来，妈妈强制我吃饭、写字非用右手不可。那么，你是怎么变成左撇子的？”

“我的左撇子是玩出来的。”赵剑华一打开话匣子，滔滔汩汩的话语就象一股山泉，清亮亮，叮咚，没有泥沙泡沫，“七岁那年，算我倒霉呗。街邻的几个小伙计，七手八脚地拉住我的手和脚，在地上拽我玩，一使劲，就把我的右胳膊拽断了。右胳膊落下后遗症，吃饭只好用左手拿筷子。”

“你的左撇子故事蛮有趣的。”杨阳听得嘿嘿直笑。

赵剑华无忧无虑，慢条斯理地，“我这个人就喜欢玩，我打羽毛球，也是玩出来的。走，咱们爬紫金山玩去！”

杨阳纳闷地问：“今天下午不是身体素质训练吗？”

“管他的，反正，阎指导讲的，到紫金山下集合。”

杨阳与赵剑华一块，随队伍跑步来到郁郁苍苍的紫金山下。

阎玉江扫视了一下队伍，笑容满面地宣布：“今天的任务，冲紫金山，看谁最先抢占山峰。”

“今天，光玩紫金山吗？”赵剑华在队伍里冒出一句。

“对，今天的身体素质训练课，就是爬紫金

山！”阎玉江和盘托出他的意图，“打羽毛球，从后场到前场，常常需要弓箭步。而爬山，大腿撑，小腿蹬，就能锻炼强劲有力的弓箭步，锻炼大腿的肌肉和小腿的蹬力。”

“太好了！”面面相觑的队员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枯燥乏味的身体素质训练——长跑与卧推杠铃，让阎玉江变成了新鲜有趣的爬山游戏。

一声令下，杨阳、赵剑华与队友们，呼啦啦地向森林公园般的紫金山顶攀登。

杨阳和赵剑华气咻咻、汗津津地登上紫金山顶，大口大口地吸进清新的森林空气，又转身纵目远眺：哦，那苍郁的林海，那银墙碧瓦的中山陵，那巍然耸立的灵谷寺，那闪闪发光的紫金山天文台、那白练如带的秦淮河，那大桥南北的金陵风光，都一一尽收眼底。

阎玉江教练走到他俩身边，情不自禁地赞叹：“瞧，我们的家乡多么可爱。第5届全运会快到了，你俩一定要为家乡争光！”

杨阳心里默默地说，石头城，哺育自己成长的母亲城，您的儿子一定要为您争辉！

五 三剑客

第五届全运会羽毛球预赛，1983年6月在沈阳体育馆一拉开帷幕，江苏羽毛球男队就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全国各路人马分为四组，唯有各组第一名，才能进上海争夺一至四名。江苏队所在的小组里，偏偏遇到国内劲旅广东队。广东队拥有魏炎、何尚金、姚喜明三名国手，小组夺标呼声最高。

面对国手荟萃、实力雄厚的广东队，江苏代表团毅然决定：启用新秀杨千里、杨阳和赵剑华。在招待所大宿舍里，阎玉江宣布了江苏队迎战广东队的名单。

杨千里、赵剑华、杨阳屏息静听，脸上交织着肃穆、亢奋的神情。阎玉江特意扫了他们三人一眼，语调激昂地说：

“形势明摆在那里，假如我们输给广东队，在小组里就只能当小二子；即使去上海，也只能参加第五至第八名的角逐；弄不好，连前六名都进不去。有人说，在这种背水一战的节骨眼上，启用新

手，风险太大，但是，我认为，没有风险，就没有奇迹！大家说，怎么办？”

“哥儿们，拚了！”首先从床上跳起身来的，是赵剑华，他兴奋地挥舞着拳头，“我这场球，保准拚下来！”

杨千里斩钉截铁，“我们抱成团，一定能吃掉广东队！”

杨阳热血沸腾，“我也有信心取胜！”

只有一位稳重的老大哥没有吼，他是从国家队回省参赛的老将孙志安。去年的汤姆斯杯大赛，使他成为驰名羽坛的世界冠军。他的心深深地被赵剑华、杨千里、杨阳那股火热的拚劲所感动。他略为思忖一下，说：

“论实力、论名气，我们江苏队的三名新手显然不如广东队，但是，论锐气、论士气，我觉得，江苏新秀大有希望！”

阎玉江突然向队员们伸出自己的手。

三名新秀和孙志安、殷跃一齐向阎玉江聚拢过来，一双双手都覆盖在阎玉江的手背上。每个人身上都奔涌着一股庄严宣誓的热流。

第二天与广东队交锋。第一单打杨千里旗开得胜，全队士气大振；第二单打赵剑华以神奇的劈杀，出人意料地斩断了以“打不死，劈不开的牛皮糖”著称的魏炎的防线。

当赵剑华笑嘻嘻、汗淋淋地走下场时，阎玉江激动地迎上去，紧握住他的手，“打得真漂亮，你为全队立了大功！”

眼看杨千里和赵剑华都打得那么出色，杨阳心里早已憋足了一股劲。他与老大哥孙志安的双打配合得天衣无缝，终于以2 0击溃广东队的那对双打。

沈阳体育馆轰动起来。记者和羽毛球行家吃惊不小：国手荟萃的广东队竟会栽在江苏队的三名新秀手里，而且还是0 3。

“江苏三剑客”叫响了。三个人被记者包围了。

一个精明的中年男子，脸上流露喜悦、满意的微笑。他就是国家羽毛球男队教练侯加昌。侯加昌来沈阳观战，主要想物色几个新秀。他那双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已经盯住江苏三剑客。当记者请他评述时，他把两条胳膊交叉放在胸前，发表了权威性的预测：

“江苏三剑客，九月份到上海还会大露锋芒！”

果真不出他所料。三个月后在上海举行的五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角逐，江苏三剑客一起打入男子四强决赛圈；另一名则是辽宁名将韩健。江苏三剑客对辽宁名将韩健，好比“三英战吕布”。

杨阳在半决赛中首战韩健。与健壮如牛、稳如泰山的世界冠军韩健相比，杨阳的身子显得格外单薄。他左奔右跑，连劈带杀，始终攻不破韩健的牛皮糖防线，连丢两局。他气喘吁吁地退下场来，用大毛巾擦着满脸的汗水。他没想到，国家队教练侯加昌却向他投来欣赏的目光。

另一场半决赛在赵剑华与杨千里之间进行，赛前，阎玉江对赵剑华做工作：

“你与杨千里火拚，韩健必然坐收渔翁之利。与其这样，倒不如你给杨千里让路。你自己保存体力，与老大哥孙志安配合，争双打冠军，你看怎么样？”

“好呀！”赵剑华不假思索地爽快答应。

阎玉江怔住了。本来，让路的谈话最艰难。何况，赵剑华是挤掉世界冠军、辽宁名将陈昌杰而跻身四强的。凭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并非没有可能战胜韩健，夺取男单全国冠军。阎玉江反而犹豫不决了：

“你真的想通了？”

赵剑华倒嫌阎玉江有点婆婆妈妈，“阎指导，我听你的，给杨千里让路。”

阎玉江望着赵剑华那张稚气而漾着俏皮笑波的脸庞，心想，人们都说赵剑华是个调皮的小顽童，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窥见他那颗童心，那颗没有尘埃，宛若晴空般纯净的童心。

“三英战吕布”的结果，都未能战胜韩健。杨千里亚军，杨阳第三，赵剑华第四。

赵剑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与老大哥孙志安合作，取得男双一枚金牌。他高兴得放声歌唱起来。

“剑华，南通的长途电话，恐怕是你家里打来的。”杨阳跑来告诉他，“看你乐的，快去接电话吧。”

“噫！”赵剑华蹦蹦跳跳地奔到服务台，拿起话筒，果然是父亲赵恰贵的激动声音：

“剑华，爸爸妈妈祝贺你！”

“爸爸——”十八岁的赵剑华的声音哽住了，

眼里涌出热泪，这是一个调皮孩子少有的热泪。

“听说，你有希望进国家队？”话筒里传来爸爸热切的声音。

“我——现在还不知道。”赵剑华兴奋地回答，“假如真的进国家队，绝不止我一个，还有杨阳和杨千里。我们是左撇子三剑客呀……”

六 第一次机遇

冬季最美的是早晨。羽绒般的雪花给北京城披上了洁白的银装，龙潭湖水结成了蓝晶晶的冰镜。然而，座落在湖畔的国家体委训练基地，却笼罩着热浪扑面、龙腾虎跃的气氛。

飞雪迎来1984年，新中国的体坛第一次擂响了向奥运会进军的咚咚战鼓。为了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全国体育精英们，以前所未有的拚搏激情投入冬训。

杨阳与杨千里、赵剑华跨进北京体育馆路2号大院，仿佛跨进一个富有魅力的新世界。这儿，运动员的胸前，都缀有“中国”两个大字；这儿，运动员的目标，都是到世界大赛上升国旗，奏国歌；这儿，人们都或沉或浮在激烈的竞争的漩涡中。

早在省队就饱尝过被刷退的苦味的杨阳，心头更充满强烈的危机感与拚搏感：在国家队，如果被刷回去，就太掉价了；要想在国家队站住脚，训练就必须进入高度自觉的忘我境界。

室外冰封雪飘，羽球馆内却象夏天。中国羽毛球队虽然不参加奥运会，却面临第13届汤姆斯杯赛的重大任务。杨阳练得大汗如淋，身上只穿短衣短裤。

与杨阳对练的，是名将奕劲。奕劲老是压住他的反手打，他竭尽全力挡过去的反拍球，软弱无力，老是被奕劲轻轻松松地扣死。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

“杨阳，停下，”侯加昌教练走上场，开导说，“你动过脑子没有？你的反拍，毛病在哪里？”

杨阳低下了脑袋。

“你的反拍，回球路线和落点都太盲目，缺乏强烈的战术意识。”侯加昌一边比划手势一边指出，“反拍，尤其要注意控制落点和球路，调动对方左右奔跑，打乱对方阵脚，伺机反攻！”

脑子机灵的杨阳一下子被点醒过来。他神情专

注，苦练反拍技术。渐渐地，从他反拍回过去的球，显示出战术意识。

喜欢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的侯加昌，一面观察杨阳的训练，一面勤加指点。一种称心如意的笑意，从他的眼角唇边流溢出来。

侯加昌把杨阳选入国家队，并不仅仅是因为杨阳在五届全运会上名列第三，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第13届汤姆斯杯大赛人选的考虑。两年前，中国队首次参加汤姆斯杯赛就一炮打响，从老牌冠军印尼队手里夺得汤姆斯杯。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此次中国队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但是，今年五月，中国队能否保住杯子？据悉，曾七度捧杯的世界羽球王国印尼自从失去汤杯后，国内舆论哗然，反响异常强烈。本届大赛，印尼队必将派出最强人马，力争挽回昔日的荣耀。更何况，印尼的羽坛，刚刚升起一颗新星——21岁的苏吉亚托。去年，他刚刚取得第4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世界男单冠军，在世界羽坛上刚刚赢得“初升的太阳”的美誉。

然而，就是这位“初升的太阳”，在去年七月的印尼公开赛中，出人意料地输给杨阳。

从那时起，侯加昌的心头就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风险计划：在第13届汤姆斯杯大赛中，启用杨阳，对付印尼“初升的太阳”苏吉亚托！

然而，启用一个新秀，意味着换下一名老将。一线的老将奕劲、韩健和陈昌杰，都是战功赫赫的世界冠军，换谁呢？掂来掂去，侯加昌决定让杨阳作陈昌杰的替补。

“让一个进国家队不到半年的新秀，去参加汤姆斯杯大赛，太冒险啦！”

“陈昌杰在上届汤姆斯杯赛中打得蛮好嘛，毕竟是世界冠军，大赛经验丰富。”

一连串异议钻进侯加昌的耳朵，但心中天平经过一番晃动后，仍然倾向杨阳。苦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两年前的第12届汤姆斯杯赛，他用陈昌杰取代福建名将陈天龙；两年后的第13届汤姆斯杯赛，他要用杨阳顶替陈昌杰。他的风险计划是符合新陈代谢规律的！

夜深灯熄，宿舍里静悄无声。杨千里、赵剑华和张青武都在睡乡中发出均匀的鼾声。唯有杨阳兴奋得辗转难眠，同批进入国家队的四个新秀——江苏三剑客与来自福建的张青武，唯有他被选中参加

汤姆斯杯大赛，这是机遇，是信任，是他向世界羽坛挺进的第一步。他心里在轻轻地呼唤，杨阳呵，抓住这个机遇，一定要留下一个坚实的脚印！

七 “我希望成为一轮朝阳”

镶嵌在天棚上的盏盏银灯，把吉隆坡国家体育馆照耀得富丽堂皇。

1984年5月18日夜晚，中国队与印尼队展开了争夺汤杯的决战。中国名将奕劲与印尼天皇巨星林水镜令人眼花缭乱的对杀，在观众席上卷起热带雷暴雨般的掌声、喝彩声、口哨声和欢呼声。马来西亚球迷倾注在羽毛球上的热情象赤道的阳光那么炽热。

一支从雅加达特地飞抵吉隆坡的近千人的印尼啦啦队，如醉如狂地摇旗呐喊，为林水镜加油助威。

然而，吉隆坡华侨们替中国队鼓劲的热情更似火山似地爆发出来。

杨阳在场边看得心惊肉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他从未经历过这么惊险、宏大的场面。

奕劲终于以2：1险胜林水镜，他欣喜若狂，球拍从他手中高高地抛起，砸落到头顶上，也没有反应。

杨阳随医生和队员们冲上场去，把精疲力竭的奕劲架到更衣室。奕劲躺到地上，全身抽筋，疼得泪水直淌，冷汗如雨。医生拚命地替他按摩，奕劲把头枕在手臂上，哼哼唧唧，断断续续地说：

“这一次，我拚了老命啦。第一局输掉后，第二局打到4：9，我全身没劲，真想放弃比赛，躺倒在球场上，但是，一想到汤姆斯杯代表一个国家的荣誉，我觉得没有权利躺下来，只有咬紧牙关拚！”

奕劲抬起头，看到杨阳，他忍住疼痛，挤出一丝鼓励的微笑：

“杨阳，下面，看你的了。”

杨阳点了点头，鼻尖一酸，差点要落泪了，他赶紧转身退出更衣室。奕劲响铮铮的声音，敲击着他的心弦；奕劲那股不屈不挠的榜样的力量，在他身上涌动。

杨阳来到比赛大厅时，热情沸腾的印尼啦啦队正为印尼名将阿尔比战胜中国名将韩健而狂呼欢

跳。

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侯加昌脸色严峻，默默地向杨阳投以深沉的期待的目光。

杨阳执拍上场了。初次参加汤姆斯大赛的紧张感与压力感，使他那张温文尔雅的面庞变得苍白，身上控制不住地发抖。

网子对面，一个象黑豹子似的勇猛、结实的小伙子在舒展、扭动着全身的筋骨，他，就是印尼名星苏吉亚托。热带的骄阳、海洋的强风，给他的肌肉和脸庞染上黝黑、健康的光泽。他跟杨阳一样年轻，也是21岁，但他已是名震遐迩的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印尼巨富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联合赠送给他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

激战开始了。杨阳的紧张情绪慢慢地消失，代之以亢奋的求胜欲。突然，他抓住一个战机，高高地跳起扣杀，由于用力过猛，落地时，一阵疼痛猛地象电击似地从脚跟袭遍全身。

他意识到自己左脚踝关节扭伤了。这时，他的脑子只跳出一个闪念：“决不能让苏吉亚托看出自己受伤！”

他的步伐明显地沉下来，但他的面色出奇地冷静。一定要象奕劲那样以咬下来的拚劲，压住右脚的伤疼。他运用细腻灵巧的手腕动作，以变化莫测的落点，打得苏吉亚托左扑右救，疲于奔命。

黑豹子似的苏吉亚托被激怒了，他一次又一次腾空跃起，在坚固的防守中伺机向杨阳发起泰山压顶的进攻，但杨阳的反拍回击，疾如闪电，常常弄得苏吉亚托目瞪口呆，连反应都没有。

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轰然四起。杨阳的神拍，不仅以20降服了赫赫有名的“初升的太阳”，而且彻底醉倒了吉隆坡的羽球迷们，世界各国的羽球行家 and 记者。

杨阳一瘸一拐地走下场，侯加昌教练激动地迎上去，握住杨阳的手，笑咪咪地说：

“第二局，我见你步子慢了，以为你体力不足哩，没想到，是扭伤。”

奕劲走上来，含笑拍拍杨阳的肩膀，“你在场上一点都没露出腿伤的破绽，打得真漂亮！”

杨阳恬然一笑，“我的体力没问题，速度慢，实在是迫不得已。多亏大家的加油鼓劲。”

一抹甜甜的欣慰浸润着侯加昌的心：多争气的杨阳呵，第一次参加汤姆斯杯大赛，就一路连克南

朝鲜、丹麦、瑞典、英格兰和印尼五大名将，显示出中国羽坛新一代选手的锋芒。他没有错看杨阳，杨阳终于赢得了世界羽坛的承认与各国报刊的好评：

“未来的世界冠军的最佳人选——杨阳！”

“中国两年后的第一单打——杨阳！”

“杨阳，象一轮刚升起的旭日。”

从马来西亚的报纸上看到这些评论，侯加昌的心里不禁涌起激情的浪花：杨阳这一代年轻人多么幸运，一跨入国家队，就赶上开放的时代，能在汤姆斯杯赛的世界大舞台上焕然生辉。

这是他与汤仙虎那一代当年无法实现的青春的梦。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22岁的侯加昌，带着两副英国羽拍，告别了养育他的印尼三宝瓏，回到祖国的怀抱。1964年初夏，刚刚荣获汤姆斯杯赛三连冠的世界羽球王国印尼队到广州访问。印尼男子单打的首席选手、羽球王国赫赫有名的全国冠军陈友福，曾经是侯加昌童年时代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侯加昌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在北京与陈友福较量，并且战胜了他。同时还击败了印尼另一员名将翁振祥。侯加昌的名声从此越出了国界；此后，他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世界羽坛强国丹麦的所有名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羽毛球队没能参加正式世界大赛，侯加昌只能被公认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使他欣慰的是，他的青春之梦，终于在他所雕塑的新一代队员——奕劲、韩健、陈昌杰身上得以实现。更使他振奋的是：以杨阳为代表的一茬新秀又冒了尖。

侯加昌找到杨阳，促膝谈心，“尽管这一届汤姆斯杯又被印尼夺去了，但是，人们都说你象羽坛朝阳一样升起来了，何况，我们中国队不止拥有一个朝阳。我深信，有你们这些朝阳，两年后，中国队一定能重新夺杯！”

“我希望能成为羽坛一轮朝阳！”

杨阳的脸上浮出明亮的笑意，心里隐隐感觉自己长高长粗长壮了，隐隐感觉青春的活力在身体内蓬蓬勃勃地鼓涨。在中国羽坛的土壤上，他象一棵刚露尖的春笋，吸饱了阳光雨露，正一个劲儿地往上窜哩。

八两颗新星的友谊

天文学家说：新星，不是无中生有的星，而是

宇宙中原本存在的星；由于暗淡无光，未被人类发现，因而称作暗星体。

赵剑华就是这样一个暗星体。杨阳光芒四射，在他心里搅起不平静的骚动。论水平，他并不低于杨阳。汤姆斯杯大赛中战胜苏吉亚托的战绩，标志着杨阳开始进入世界羽坛的星河；他多么渴望也跃入灿烂的星河！他开始暗暗地、慢慢地储聚自己的能量。

1984年，中国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荣获15枚金牌之后的第三个月，世界羽坛也发生了一次十级地震：

知名度高于苏吉亚托的世界第一号种子弗罗斯特，在苏格兰国际羽毛球锦标赛上爆冷，被中国19岁的新秀赵剑华撵出局外。

弗罗斯特，在充满安徒生童话浓郁氛围的丹麦，享有羽坛王子的美称。羽毛球，在丹麦是第二大运动项目，深受丹麦人的喜爱。弗罗斯特8岁开始打球，17岁时成为丹麦全国少年赛三连冠，继而登上全国冠军的王座。1983年，这位丹麦羽坛王子开始驰誉世界羽坛，在两百多场名星如云的国际羽毛球大赛中保持不败纪录。世界羽坛一流名将奕劲、韩健、林水镜、苏吉亚托、普拉卡什都纷纷败于他的拍下。1984年，他荣获八次国际大赛的桂冠。正当他声誉日隆时，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栽在一名19岁的中国新秀手中。

赵剑华在世界羽坛爆出的绚丽光焰，大有掩盖杨阳之势。世界羽坛界人士惊叹：赵剑华与杨阳，是从中国羽坛冉冉升起的两颗竞相争辉的新星。

赵剑华满面春风地回国，在上海与杨阳相逢。两双年青的手，带着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情，带着相互鼓励的亲热劲儿，紧紧地握在一起。

身高拔到一米七六的杨阳，脸庞上漫开晨风般清新、宁静的笑意：

“剑华，你怎么那么利索地把弗罗斯特敲下去了？2 0 哟！”

身高一米八二的赵剑华虽然高出杨阳一头，却仍然一脸顽童相。他象拨浪鼓似地摇了摇头，笑嘿嘿地说：

“并不轻松■，你不记得啦，今年七月的马来西亚大奖赛，八月印尼的公开赛，我曾两次输给他。这一回呀，我算动了点脑子，吸取失败的教训，主要在网前控制他，在速度上压住他。”

“你真行！”杨阳赞美不已，“打败弗罗斯特真不容易，我还没有胜过他哩。”

赵剑华轻轻地捶了一下杨阳的肩膀，“明年一月，香港精英公开赛，你会遇到弗罗斯特，看你的啰！”

1985年1月，杨阳飞往香港。

赵剑华留在北京，每天训练的空隙，他就缠住侯加昌教练问：

“杨阳战况如何？”

信息灵通的侯加昌面有忧容，“前面几场，杨阳打得蛮危险的。”

“噫，”赵剑华反过来大咧咧地宽慰侯加昌，“要当冠军，前面几场球哪能不担点儿风险？”

“嗯，”侯加昌一愣，没想到，赵剑华还有一条冠军定理。

赵氏冠军定理果真被证实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条体育消息：1985年香港精英公开赛上，丹麦羽球王子弗罗斯特被杨阳变幻莫测的球路打得防不胜防，以0：2败北。

赵剑华心中的一颗石头落了地，他为杨阳的胜利高兴得唱起歌来。

这一天午睡，赵剑华恍恍惚惚地，觉得被人拍醒了，睁开惺忪的睡眼，嘿，杨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床边。

赵剑华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起，“嗨，伙计，你简直打神了。”

“不，不，”杨阳摇摇头，感叹不已，“我这次算是死里逃生，前几场球，太玄乎了，差点翻船。”

“我早就替你算计好了。只有前几场球担点儿风险，才能拿到冠军。风险越大，成功越大！”赵剑华边套衣裤边发挥他的冠军逻辑，“我马上前去日本参加尤尼克斯杯赛，将重逢弗罗斯特。你说，我怎么对付他？”

杨阳坦诚地说，“依我看，你在场上最主要的毛病，就是毛里毛躁。情绪一不稳定，就接二连三地失误。希望你越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越要稳住自己的情绪。”

“好咧，我听你的！”赵剑华带着杨阳的叮嘱，飞往日本。

四人宿舍里，只剩下杨阳一个人。晚上跟录音机学习一会儿《英语九百句》后，就听广播。电波传来日本快讯：赵剑华与弗罗斯特在半决赛中相

遇，激战到第三局，赵剑华在5 12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拚搏，居然一鼓作气，连追6分，反败为胜；决赛中，赵剑华还以2 0击败中国第一号选手韩健，荣获冠军。

开始变了，变了，一落后就沉不住气的赵剑华变得沉着、顽强起来。杨阳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与赵剑华，既是互不相让、你赶我追的对手，更是相互激励、比翼双飞的队友。他俩前呼后应，一步一步地不正向着世界高峰冲击吗？

那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杨阳独自躺在床上看书，走廊里响起喧哗声，门“吱呀”一声被钥匙打开。赵剑华裹着一身寒气，拎着背包回来了。

杨阳披衣坐起，“我估计你今晚会上飞回来，这一回，你真不容易呵！”

“弗罗斯特不好对付呵，”赵剑华笑咧咧地，“我算是踩着你的脚印，接你的班呗！”

杨阳兴奋地说：“三月份，我们俩都去伦敦参加全英锦标赛。最近，弗罗斯特虽说连输我们三场，但那三场球，毕竟都是一般性的国际比赛；而全英锦标赛，是世界羽坛最高水平的单项比赛。弗罗斯特已经连续拿了两届全英冠军。他为了拿全英三连冠，肯定会研究对付我俩的战术。”

“对，只有在全英锦标赛上击败他，才真正有影响！”赵剑华挥了挥拳头，“真的，我俩要好好琢磨琢磨对付他的战术。”

九 双 星 争 辉

一年一度的全英羽毛球锦标赛，以它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崇高的声望和特殊的魅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羽坛群星，使三月的伦敦充溢着春机勃发的气息。

英国，是现代羽毛球的发源地。1873年，在格拉斯哥郡伯明顿的庄园里，一位英国公爵手挥穿弦的球拍，把一只用白羽毛、软木做的新奇的球打上蓝空。从此，“伯明顿”成了羽毛球的英文名称。1899年，英国羽协创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在长达三分之一的世纪里，英格兰羽坛选手几乎垄断了全英赛所有项目的冠军。

近四十年来，虽说全英的舞台上很少有英国选手的风光，但是，英国人对羽毛球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英国羽毛球协会会长阿瑟·琼斯说：“在英

国，足球是最热门的运动，但踢足球的人并不比打羽毛球的人多。羽毛球，是英国家庭普遍的游戏。”

1985年3月24日夜晩，位于伦敦郊外的温波里体育馆内坐无虚席。令人注目的是，不少英国姑娘都把洁白的羽毛球当作饰物，别在胸前或衣领上，表示对英国羽毛球水平惨跌的忧虑，呼唤英国羽毛球的复兴。

一头金黄卷发的弗罗斯特尤其赢得英国观众的青睐。他以高昂的竞技状态闯过中国韩健这一关，在决赛中与中国20岁的小将赵剑华狭路相逢。

弗罗斯特那雄健的体质、敏捷的反应和顽强的作风，是绿茵场的恩赐。在哥本哈根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他曾醉心于足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羽毛球。从五十年代起，世界羽坛就成了亚洲选手的天下。国际羽联1981年公布的世界优秀选手前七名中，欧洲人只有一名——他，就是弗罗斯特·汉森。因此，他被英国羽毛球杂志誉为“欧洲的希望”。

弗罗斯特确实拥有王子的翩翩风度，他那双深邃的碧眼，闪烁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所特有的智慧的光芒。显然，他吸取了前两次负于赵剑华的教训，一改自己过去的高吊球打法，采用下压球抑制住赵剑华的扣杀，一上来就以9 0领先，接着又打出好几个漂亮的直线扣杀，以15 6轻轻松松地拿下第一局。

英国观众向这位丹麦羽坛王子报以热情的掌声：弗罗斯特，不愧为欧洲的希望！

交换场地后，赵剑华在场内转了两圈，习惯地甩了甩脑袋，仿佛是为了把脑子里的急躁情绪甩掉。他默默地稳了稳神，以闪电般的进攻速度，打乱对方的下压战术，扳回一局。

决胜的第三局，双方高超的球艺，把全场的气氛推向沸腾的高潮。体力充沛、骁勇善战的弗罗斯特不停地进行力似千钧的重扣，而洒脱、飘逸的赵剑华偏偏好玩似地逗搓网前球。比分扶摇直上，到13平，加赛5分。

全场变得鸦雀无声。成千上万双观众的眼睛凝神盯着飘飞在网上的羽毛球。

突然，机智的弗罗斯特施放冷箭，拉吊赵剑华底线两角。好一个赵剑华，不慌不忙地腾空而起，忽而挥拍一劈，羽球象白色的闪电似的疾落到对方

意想不到的地方，线路极刁；忽而他又将拍子轻盈一揉，羽球似漂萍白絮，轻轻飘落到对方网前。弗罗斯特猝不及防，只能望球兴叹。

“China赵！China赵！”掌声如雷，彩声如潮。

赵剑华洒脱有力的腾空劈杀、灵逸优美的真真假假，使英国观众完全沉浸在一种力与美的艺术享受之中，忘记了种族的倾向性。

18 15，拚下了第三局。汗气蒸腾的赵剑华被淹没在海潮般的欢呼声中，被笼罩在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中。哦，这不是羽坛上的安徒生童话，这是辉煌的现实。

感情色彩十分浓烈的弗罗斯特第三次败在赵剑华的拍下，难过得淌下了热泪。

眼明手快的记者立刻拍下了这个镜头，并请他发表感想。

他用手掌抹干泪水，露出王子般极有涵养的微笑。“虽然我第三次赢得全英冠军的希望破灭了，然而，我从心底里为赵剑华感到高兴。因为，他是真正的冠军！他的网前细球，他的凌空劈杀，实在太漂亮了！今后几年的世界羽坛，将是赵剑华、杨阳的天下！”

这番情挚意切的话语传到杨阳的耳朵里，触动着他的心弦：在失败面前，弗罗斯特坦露出一种多么广阔、多么晶亮的心境。

在这次全英赛中，杨阳名列第四号种子选手，可惜在复赛中被曾经拿过1978、1979、1980年全英三连冠的印尼天皇巨星林水镜淘汰，未能进入决赛。而赵剑华恰恰是打掉了林水镜后，又第三次击败弗罗斯特。他从心底里惊叹赵剑华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他由衷地向赵剑华表示祝贺：

“祝贺你，当之无愧的冠军！你看见吗？弗罗斯特哭了。”

“哎，好事难两全。”赵剑华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风趣地说，“如果他胜了，就是全英三连冠。可我还没拿过一次全英冠军哩！”

各国记者们又围住了侯加昌教练。他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与欣悦说：

“小赵这次发挥得不错，显出了潜力。世界上第一次参加全英赛就一炮打响夺冠军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印尼的梁海量；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赵剑华。在中国，荣获全英男单冠军的选手也只有

两个，第一个是奕劲，第二个就是赵剑华。赵剑华将被列为第4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第1号种子选手！”

在伦敦的日子里，侯加昌的心里象海潮似的奔腾汹涌：人们曾经把六十年代——中国羽毛球的黄金时代称作“汤侯时代”——汤仙虎、侯加昌名震世界羽坛的时代；如今八十年代，中国羽坛即将出现“杨赵时代”——杨阳、赵剑华叱咤世界羽坛风云的时代。

杨阳与赵剑华，恰似两束各显异彩而又同样鲜丽的花朵，竟放在中国羽坛上，相互辉映，灿若彩霞。

十厄运的袭击

羽毛球馆里一片啪啪声，一阵咚咚脚步声，一地的羽毛球。为了迎接一天天临近的第4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韩健、杨阳等都投入紧张的挥汗苦练之中。

唯有赵剑华打打停停，一会儿坐到场边的长板凳上，显出疲惫、松散的样子。

怎么？难道全英的桂冠，使名声扶摇直上的赵剑华骄傲起来？一丝淡淡的忧虑滑过侯加昌的眉梢。他嘱咐杨阳去问问赵剑华。

杨阳来到赵剑华身边，“你怎么啦？”

赵剑华懒洋洋的，“我觉得浑身疲劳，一点劲儿都没有。”

“是不是病了，去医务室看看。”

“好吧，”赵剑华抱着软绵绵的身子，来到医务室，“医生，我觉得浑身好累哟！”

女医生晓得赵剑华一向好开玩笑，笑嗔地说：“这是一种假性疲劳。过几天，自然会缓过劲来的。”

女医生疏忽了，她万万没想到，病魔的爪子已经悄悄地抓住了这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

随着出征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赵剑华的咳嗽声一天天加剧起来。临上飞机那天，咳得更凶，发烧到摄氏39度。女医生以为是感冒，匆匆给他打了两针青霉素。

赵剑华拎了一袋感冒冲剂，匆匆上了飞机。全队只有两张头等舱的票，侯加昌特意把赵剑华安排到头等舱，叫杨千里照顾他。

空中旅行的愉快，使赵剑华暂时忘却了咳嗽的痛楚。他又活跃起来，拿出照相机，一会儿给杨千里拍，一会儿叫杨千里给自己拍，拍得十分快活。

6月3日下午六时许，班机徐徐降落到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奶牛城——卡尔加里。第4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宣传画，已经出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第1号种子选手赵剑华刚下飞机，就陷入各国记者的包围之中。他被新闻界视作夺标呼声最高的热门人物，他的大幅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

然而，他却被送进了卡尔加里医院。由于36小时的空中颠簸，加上高原反应，使他在夜里猛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医生敲击他的胸腔，听到积水声，当即抽出五斤积水，最后确诊为急性胸膜炎。

赵剑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从医院回到旅馆后，他就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后，还没有这样伤心地痛哭过。他毕竟是一棵稚嫩的小树，实在承受不住这场雷雨的猝然袭击。

杨阳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才好，只能替他深深地惋惜。

6月7日，世界锦标赛的帷幕还没有拉开，众望所归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赵剑华洒泪挥别了卡尔加里，带着未酬的壮志，带着难咽的苦涩，登上归国的班机。

从舷窗俯瞰枫叶之国，赵剑华的心上翻滚着成团成块浓重的愁云：是不是看他羽坛的道路太顺利太绚丽，是不是看他即将登上辉煌的世界高峰，命运之神故意要作弄他，考验他。人们都说，不幸是人生的清醒剂。病痛过去，悲哀过去，他沉入对命运的思考。

然而，这场近似毁灭性的残酷打击，却没能挫灭他乐观的天性。当他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大病房里，他成了明星病员，病友们喜欢找他玩，医生也喜欢同他交朋友。

这天，他正与病友们甩扑克，房门推开了，走进来杨阳、杨千里和丁其庆。他们昨天刚从卡尔加里飞回北京，今天就赶来看望他了。

赵剑华激动地紧紧握住队友们的手。

杨阳叹息：“国内外羽毛球界人士都替你惋惜。是啊，你太可惜了！”

“嘻——”赵剑华不禁发出一声长叹，“假如打完这届世锦赛再生病，该多好！”他使劲摇了摇

脑袋，仿佛要甩脱脑子里的悔憾，又自我解嘲说：“我想通了，凡事不能太顺，我的路太顺了，好象出点事情才合乎道理。人生哪能没灾没祸。来点挫折也好。挫折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不记得哪个人的名言，挫折过后，就是成熟。”

为了冲淡过于郁闷的氛围，杨千里给赵剑华讲了一段小插曲：“你回国后，弗罗斯特自信极了，以为夺冠的良机到了，没想到，竟输给韩健，当场就哭了。”

“怎么，他又哭了？”赵剑华笑了。“不过，韩健能胜弗罗斯特，确实不容易。”

杨千里说，“你不知道，大赛前，记者们根本没料到韩健能成为黑马，冷落了他，他憋着一股劲，把弗罗斯特打败了。”

赵剑华又问杨阳：“听说，你名列第三？”

“咱们今后的道路还很长。”杨阳淡淡地说，“等你出院后，咱们一块努力。”

两个月后，赵剑华告别了相处得很有感情的医生们，回到国家羽毛球队。为了让他快些康复，队里特地给他安排了单间宿舍。体操名将童非，送来一幅赠言——“静养”。赵剑华把它贴到墙上。

白天，队友们上训练馆，赵剑华去地坛公园，在树荫下跟一位老者学站桩，练得一身轻松感。回宿舍后，打开录音机，边欣赏音乐，边学绘画。

这天，他专心地正在临摹人物画像，响起笃笃的敲门声，他放下笔，开门看，怔住了。天哪，出现在门口的，竟然是从南通赶来的父母，一身风尘仆仆，手里拎着大包小袋的家乡食品。

“爸——妈——”赵剑华激动得泪水盈盈。在遭受命运打击的时候，虽然周围有教练和队友的关怀，但他更需要父母的安慰。

父亲赵怡贵目不转睛地盯视儿子大病初愈后清癯的脸庞，嘴唇上两撇黑茬茬的胡须，心里沉甸甸地疼痛。他年轻时曾患过肺结核，他忧虑，肺炎、胸膜炎将会断送儿子蓬勃向上的羽坛生命。

母亲沈桂英连茶都没喝一口，挽起袖子，就把儿子的脏衣服一古脑儿丢入盆子，拿出去洗了。赵剑华在南京时，她每年都要从南通赶到南京两三回，为儿子拆洗被褥。母爱在世界上的表达方式是千姿万态的：写信、给钱、传知识、讲道理……而她，习惯于用自己那双勤劳而粗糙的手，为儿子洗东西，这是最纯朴最真挚的母爱。

赵怡贵则更关切儿子的命运。他迫不及待、忧心忡忡地找到侯加昌，急得几乎哭了，问道，

“我儿子病好后，能不能继续打球？”

“怎么不能打球？赵剑华的顶峰还没到哩。”

侯加昌教练笑着宽慰他说，“不过，眼下，他主要的任务是养病。我们打算让他回江苏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你要监督他，叫他不要贪玩，不要偏食，不要——”侯加昌顿了一顿，瞅着赵怡贵神秘地一笑。

老实巴交的赵怡贵急着追问：“第三个不要什么？”

“不要过早地谈对象。”侯加昌亮底了。

“什么？”赵怡贵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剑华已经谈对象了，是谁？”

侯加昌悄悄地回答：“他的女朋友在江苏羽毛球女队，名叫殷明。我的意思是，剑华回江苏，主要养身体，不要整天谈对象。不是反对他恋爱，而是引导他正确处理事业与恋爱的系关。他的路，还长着哩。”

十一扬威雅加达

婆娑摇曳的椰树、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摩天楼与汽车流的灯光，使雅加达的夜晚变得格外绚丽迷人；而第14届汤姆斯杯赛程的临近，更给雅加达的夜晚缀上一片浓烈的节日欢乐气氛。

羽毛球是印尼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骄傲，是这个千岛之国的国球。1958年第4届汤杯赛中，印尼取代了马来西亚，首次成为汤杯舞台的新盟主；次年，陈友根、逊尼韦东决战于全英赛，标志着印尼在世界羽坛上巍然崛起。1967年第7届汤杯赛中，印尼队虽然失守汤杯，却爆出了一颗灿烂无比的红星——梁海量。梁海量以全英单打八连冠的辉煌战绩，在世界羽坛上创造了梁海量时代。1970年，以梁海量领衔的印尼队，重新登上汤杯霸主的地位。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世界羽坛的星河里出现了一颗又一颗印尼明星——宗宗、纪明发、苏米拉和林水镜。

直到1982年第12届汤杯赛中，汤杯才易主中国；但印尼不甘雌服，厉兵秣马两年后，在第13届汤杯赛中又夺回汤杯。这次第14届汤杯赛在雅加达举行，东道主印尼队当然更不甘愿在家门口捧出汤

杯。他们牢牢盯住了中国队。

才四月中旬，雅加达的气温就高达摄氏32度。杨阳从训练馆回来，又冲凉水澡，又吃生冷的海鲜，又喝饮料，又吃水果。28日那天，突然猛吐急泻，半天之内，拉了五次，拉得头重脚轻，全身无力。

一团浓重的阴云蒙住他的心头：如果说，两年前的第13届汤杯赛，他还是个脱颖而出的新秀；那么，这次的第14届汤杯赛，他已经是中国首席男子单打。他在羽坛上已度过八个春秋，可至今还没品尝过世界冠军的滋味。这一次，梦寐以求的夙愿眼看就要变为现实，难道他也将遇到赵剑华在卡尔加里的厄运？赵剑华病休快一年了，至今都不能参加汤杯赛。

总教练王文教送来了消炎药片，杨阳吞服后，静静休息。

29日晚将对丹麦队进行半决赛。这是一场硬仗，不吃东西是支持不住的。中午，他勉强吃了一点素菜，但是不到半小时，又哗哗地全吐光。晚餐，他再也不敢去餐厅，肚子里饥肠辘辘，饿得走路象踩在棉花上。

杨阳气色黯淡，对团长李富荣摇摇头，“我体力不行，今晚这场球恐怕……”

李富荣笑咪咪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没事儿，印尼的热带气候，你不适应，丹麦选手或许比你更不适应，更困难。考验一个选手的意志，就是在这种困难关头。我相信，你杨阳能顶下来！”

是呵，多少个黎明黄昏，多少个严寒酷暑，挥汗练哪，练哪，不就是盼着为国捧杯吗？

激情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起来，他兴奋地在体育馆的过道里跑步，活动身子。

一个手执羽球拍、身穿中国队运动服的俊俏姑娘，翩然出现在他面前，鼻尖好挺直，相貌好甜美，声音好圆润：

“杨阳，你身体怎么样了？”

杨阳抬起眼，顿时接触到一对晶莹的露珠。哦，那是一对饱含关切的明眸，一对曾经多少次默默含情注视过他的眼睛。

一抹害羞的红晕飞上杨阳的面颊，他笑咪咪的，“我——我能顶得住！”

“祝你胜利！”纯情女星似的姑娘嫣然一笑，转身轻盈而去。她叫郑煜鲤，中国羽毛球女子单打